

冰心儿童文学奖

新锐作家典藏馆



永不坠 落

YONGBU ZHUI LUO

王天宁◎著



江西教育出版社
JIANGX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

永不坠落

YONGBU ZHUI LUO

王天宁 ◎ 著



江西教育出版社
JIANGX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永不坠落 / 王天宁著. -- 南昌: 江西教育出版社, 2018.4

(冰心儿童文学奖新锐作家典藏馆)

ISBN 978-7-5705-0248-6

I. ①永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050228号

永不坠落

王天宁 著

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

(南昌市抚河北路291号 邮编: 330008)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江西省和平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787毫米×1092毫米 16开本 12.25印张 字数150千字

2018年4月第1版 2018年4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705-0248-6

定价: 25.00元

赣教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我社调换 电话: 0791-86710427

投稿邮箱: JXJYCBS@163.com 电话: 0791-86705643

网址: <http://www.jxeph.com>

赣版权登字-02-2018-148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目 录

永不坠落

1

蓝色季节

8

等风来

16

36

慢慢赶，慢慢赶

49

春夏秋冬又一春

62

光 彩

77

狐小僧

世界第一怪女孩

115

稀里糊涂大纪年

133

149

樱桃记得一切

158

暖阳无声

175

我们都一样

永不坠落

我的主治医师叮嘱我的家人，手术后三个月之内不得擅自摘下眼罩。我在医院住了这么久，一个个几乎摸透了我的脾性，他嘱咐他们的原因就是他们牢牢盯住我，日日夜夜寸步不移，叫我得不到一丝机会去把缠在眼上的眼罩解开，给我的双眼重新被光明抚摸的机会。

我承认，我的脾气倔得像头驴，韧性全用在反抗上。三个月，即使做了手术依然要被黑暗折磨三个月，我无法想象未来三个月黑暗的日子我该如何度过。我的情绪低落到土地的缝隙里。我真恨不得当初在手术台上一针麻醉下去，永远不再醒来。

我被一双手牵引着回家。我分不清那是谁的手。住在医院里准备接受手术的时候，一直是母亲照顾我。也只有她能照顾我。她下岗后摆了一个地摊卖小吃。她撂下摊子照顾我的这一段时间，家庭收入并不会明显减少。父亲的收入才是家里的经济支柱。

女人陪护，这种那种的不方便显而易见。上厕所就很成问题。母亲性子软，担心这担心那，有时我半夜醒来听见她压抑的抽泣——自从戴上眼罩以后我的听觉变得异常灵敏，它几乎代替我的眼

去认知世界。“你哭什么？”我瓮声瓮气地问她。她不应，哭声立即消失。在陪护床上翻身佯装熟睡，我知道其实她和我一样，一夜不眠。

我受够了母亲的柔软性子，然而被套上手术服推进手术房那天，我忽然萌生出摸一摸母亲的手的念想。然而我的请求被近乎粗暴地拒绝。任凭我挣扎，呼喊她的名字，她就是没有出现。最终我被一双双手齐刷刷地按回手术台。

护士为我清洗眼睛的时候，我听见她轻声问我：“你哭什么？”

我在黑暗中摸索。哦，这是我的屋门，我的床明显比医院的柔软，我的吉他被摆在原地规规矩矩地等我，用手一拂立即能感知到落满上面的一层细细的灰。我的双手一碰到属于我的东西，身体和精神就都找到了归属。从戴上眼罩的那一天起，不止我的听觉，我的触觉也灵敏到几近饱和。

我在我的屋子中摸索，能清楚地感知到他们没有离开。他们一直站在门口，一直看着我。目光是有重量有温度的，他们落在我身上穿透我的衣服，像蝴蝶的翅膀一样轻轻敲打着我的皮肤。

慢着，我又感觉到了，这些眼睛中少了一双目光的重量。而两个人的呼吸近在咫尺。我不知母亲为何不看我，或许她被旁的什么东西吸引了目光。一双袜子？一柄拖把？一碗被父亲放得变质的煮面？在此地此刻，还有什么比归家的我更为重要？从手术那天我就感觉到了，手术过后我要求母亲照顾我，收到她的声音微弱异常，

有时我敦促好久都听不见动静，这种感觉就变得异常强烈。此刻，我终于明白，我在母亲心中根本没有占据位置，在她眼里，一件暴尘的家什甚至都比我重要。

或许我的眼睛再也好不了了，母亲会在哪儿领养一个更小的小孩儿代替我。归根结底，母亲根本不再爱我了。

我的面前横着一把椅子，我记得去医院那天我把它拖到那个位置。伸手去摸，却抓了个空。如此，在我与门之间再无任何阻碍。我尽管迈开我的步子冲上去，像个战士那般冲上去，双手在虚空中一推，将门用力地摔在他们面前。

真好，门一关，世界安静。父母大呼小叫地拍门喊我的名字，只一会儿就寂静无声。我摸索着坐到自己的床上，床真软，我的身子陷进去，仿佛陷进了黑夜中的云朵里。

我不知在房间里待了多长时间，十个小时大概有了。可惜眼罩蒙着我的眼，不然我能亲眼看到日头从头顶偏移到最西边。我裹着被子，有一段时间我睡着了。燥热又叫我睡不踏实。无梦，我醒来满身汗水，衣服被浸了个透。

估量父母都睡了，我轻手轻脚地去找吃的。饭桌上有一碗粥，未动。它早就凉了，结成块状，吃起来有一点甜，像我小时候最爱吃的那种冰棍。

“你该早些出来，和我和你爸一同吃晚饭。”母亲的声音冰凉地灌进我的耳朵，我惊慌失措，险些把碗扔出去。我已尽我所能将声

音压到最低，但还是被她发现了。椅子窸窸窣窣被拖动，抵着我左腿的一侧。不像以往，以往母亲直接把椅子塞在我身后。我的感觉不错，母亲变了。我不动声色地稳坐在椅子上，保持与她对峙的姿势。

“失明后你的眼睛一直就是这样……像在黑夜里的感觉？”母亲忽然发问。

“当然不是。比黑夜更黑。”我说。说完我有些后悔。我的感受是怎样，为什么要与她交流？

“喔，是这样……”她的语气里充满恍然大悟的释然，这叫我逐渐变得不耐烦，仿佛在扒开伤口给别人看。这是羞耻的。

我欲起身离开，母亲似乎感知到了。“早些睡吧。”她对我说。双手挥动带出一股风，像在不动声色地抽我的耳光。

我回到自己的房间。母亲失手打翻了什么，玻璃破碎的声音在黑夜里有些吵。我没去理睬。

打我回来后，母亲就不再出摊，她推说卖小吃挣不了多少钱，还不如在家陪我。我只当这是一个拙劣的借口。她照顾我比我想象中还差劲。

有一次我叫她给我读史铁生的文章给我听，她捧着书看了半晌，说读不了，说好多字都忘记了。你瞧，这又是一个不高明的借口。我把书夺过来扔在桌子上，风替她翻动着她一个字都不认识的书页。

打碎碗碟更是常事，为此，家中的餐具都变成了塑料的。

我生病，母亲似乎也病了。她变得笨拙，更加不讨人喜欢。

近年关，也到了预定的三个月的末尾。父亲带我去医院摘掉眼罩。光明重新回到我的眼睛。我眯起眼睛，看清了我的主治医生，我的父亲，唯独没有母亲。我的情绪有些低落。

近家门，父亲欲言又止。家中漆黑一片，母亲团坐在沙发上，听到门声她看了我们一眼。一眼便低下头去，层层阴影将她包裹。她显得比黑夜更黑。

我想去开灯。这当儿，外面忽然燃起烟花，升腾着，升腾着，在空中爆开，形如眼球一般一眨不眨地温柔地凝望着这个世界。

我跑到窗台去看。光，光明，我要我的眼睛好好注视它们，记住它们。再没有比见到光明更好的事情了。母亲父亲亦一同来到阳台，父亲搀着母亲，好像她真的是一个日渐萎缩的老太太。

等等，我忽然发现，为何母亲仰望烟花的时候，光芒无法具象成一点？那样明亮的火花，不断升腾，不断绽放，只能照得她的眼神一片空洞。我的身体开始发抖，而我的脑袋飞速运转起来。这样的眼神我再熟悉不过了，在医院我见得太多，只有盲人才有这样的眼神！

“妈！”我尖叫，手掌在她眼前拼命晃动，“妈！你的眼睛怎么了？你看得见吗？妈！”

“我和你爸藏了这么久，还没做好告诉你的准备，现在你发现了……”她低下头去，“爹妈没用，医院的眼角膜几万一个，咱买不

起。妈的眼角膜，给你。妈没正经工作赚不来钱，反正已经是大半个废人了。你现在有一双眼……咱们还有你爸，你放心，你只管好好学习……”

我的全身像筛糠一样抖起来。我的眼睛，居然是母亲的眼睛！我明白了，它突如其来像闪电一样击中我。我做手术那天没有出现她的双手，她做家务时总是打碎东西，她的动作越来越迟缓，像个老人，而她的触觉却越来越敏感。都是因为我，因为我的眼睛。

我甚至忘了哭泣。烟花不断升腾，在我头顶绽开。而我的父亲母亲只是安静地站在原地。黑暗中我看不见母亲的眼睛，伸手，轻轻去摸母亲的眼眶。我依旧看不清他们的表情，抚摸到母亲的嘴角时，发现那是向上翘的——母亲竟在笑。

我的眼睛只被光明光顾了一晚，第二天清晨，我发现我的世界再次坠入一片黑暗。然而没有一丝惊慌的，我似乎早就料到母亲的眼角膜只能带给我一夜光明。

熟门熟路地穿衣、下床。走出我的房间，父亲沙沙的脚步亦走向我。我伸开我的双手去拦他，我知道我一定看起来像一只滑稽的鸟儿：“爸爸，我又看不见了。”

他落在我肩上的双手剧烈地抖动了一下。“我们别告诉妈妈好吗？这一夜的光明是妈妈用眼角膜给我换的，够了。”

他的双手用力地抚摸着我的双肩：“好儿子。”他低沉的声音垂在我耳边。

我加快脚步，现在，我只想到母亲那儿去。为她穿衣，帮她下床，她想吃什么我一定尝试做给她吃。我想告诉她现在天气好得叫人欣喜，风和日丽，阳光落在我们家门前结冰的湖里，白云团团，一朵朵像胖乎乎的拳头。就算天气温暖，她也要穿厚衣，我的母亲变成了我的孩子。吃过饭，我就会用我的臂弯勾着她的臂弯。出去，去看看。

我会用我的嘴巴，让她看见这个世界有多美丽。

远处传来毕剥的爆竹声，我知道，有一种花火，永不坠落。

蓝色季节

我费力地把行李搬上我爸停在原地等我的车，天开始下起蒙蒙的小雨，灰色的云一大团挤在一起。我的伞被压在行李箱最底层。我该庆幸，这场不合时宜的雨只会让我的头发湿答答地粘在一起，不至于太狼狈。

父亲执意送我去长途汽车站。他专心开车，我坐在后座看一本看到半截的小说。我透过后视镜看到他眉头紧锁，空调“呼呼”地吹着我的腿，我被冷得激起一身鸡皮疙瘩。这会儿雨越来越大，雨刷划开一小块清楚的视野。

“你冷吗？”父亲问我。

“怎么会。”我平静地回答，却情不自禁打了个冷战。

许是察觉到，父亲调高了空调的温度，一会儿索性关了。沉闷的车厢里只有我们的呼吸声，雨水嗒嗒地打着车顶。

这不是我第一次独自旅行，近的北京、上海，远的凤凰、丽江，无一不是我拖拽着行李一个人去一个人回。这次情况的特殊，在于我要去的黄岛将迎来入夏以来的第一场台风。他与母亲心心念着我的安全，所以我一提出要去黄岛的要求，就迎来他们近乎粗暴的反对。

可暴雨中的海，正是我多年来希冀看到的情景。海水与狂风对峙，雪白的泡沫摔碎在礁石上。漆黑的乌云扯着天幕与海的尽头融在一起。

我近乎偏执地决定了，不惜与他们争吵。早饭时母亲再次央求我不要去，我不耐烦地把筷子摔在碗边。父亲一声不吭，狠狠把玻璃杯掷在地上，牛奶迸溅一地。

只要我们三个人坐在一起，就不能保持心平气和。这是我们独特的交流方式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。

我在玄关换鞋时听到母亲长长的叹息，父亲在楼下不停地按车喇叭。

远远，看见长途汽车站的影，父亲递给我一张纸条：“这是我在黄岛的朋友的联系方式，有困难和他们联系。”

“还有，”父亲把车稳稳地停在路边，脸转过来郑重地面对我，“早点回来。”

长途汽车驶出我所居住的城市，雨渐渐变小了。

电视里在播放一部老旧的动作喜剧片，车厢里间歇爆发出笑声。坐在我旁边的男人在笔记本电脑上打字，不时抬起头来瞄一眼电视。我戴上耳机，手里的小说正看到精彩处。

男人与我攀谈，告诉我他是黄岛人，建议我去青旅住宿。他口中的青旅，正是我早先预定好的那一家。

汽车到达黄岛的时候，雨完全停了，云彩像撕裂的伤口，白色的阳光从中间投下来。男人坐公交往东走，我的目的地在西边。他

帮我把行李从长途汽车上搬下来，挥手与我说再见。

长途汽车站位于黄岛最繁华的商业区，一幢幢高楼矗立在马路两旁。楼前种满茂盛的行道树，整齐划一的绿影子在路面上摇晃。这城市与任何一座发达的城市无差。偶尔，能看到卖水上用品的地摊。

温吞的天性使然，我拉着行李箱随走随看，直到接到青旅的前台催促的电话。我问了旅馆的详细地址，坐公交车转站，又仔细询问了路人，终于在预定时间内赶到。

青旅的门脸很小，夹在林林总总的各国料理店中间。老板的年龄与我父亲相当，他看过我的身份证，询问我在哪上学。我假装成熟，谎称在我生活的城市最有名的大学里读英语专业。

不想老板一脸兴奋地说他女儿也在那个大学，与我读同一专业，想继续询问细节问题。我担心露馅，慌慌张张地去找我的房间。

青旅只有两层，过道狭窄得像是学生宿舍。我的房间刚被退下来，女服务生正在打扫。她把吸尘器长长的插头拽出我的房间，我顺便帮了把手。她对我说：“你有什么麻烦可以直接找前台。”

看她的样子，我猜测她是趁暑假打零工的学生。

Y对我说过：“大海在哪儿，世界的中心就在哪儿。”

黄岛是一座三面环海的岛屿，海岸线狭长。沿青旅坐落的街道往纵深走，在最逼仄处眼前豁然开朗。那种感觉，如同汽车穿过长长的隧道，在昏暗的灯光中，最前方出口的光亮会照痛你的眼睛。

还未看到大海，就听到了海的声音。海水有力量地撞击着海岸，

一下一下，沉闷而沙哑。时不时有海鸥掠过头顶，在两侧楼房的夹缝中一闪而过。海水的湿咸味道沾得满街都是，墙壁上还有海水蒸发后留下的盐分，在阳光底下闪闪发光。

黄褐色的沙粒，在街道的尽头便开始延伸。沙滩像是从土地里生长出来的，潮湿的土壤混迹在沙子中间。沙滩经过太阳一天的蒸烤，变得干燥滚烫。

沙滩的远处架着烧烤的摊子，轻烟袅袅。瞭望台上杵着孤零零的望远镜，救生员光着膀子与远近摊主打牌。一顶顶帐篷和遮阳伞，稳稳地支在沙滩上，如同颜色多样的花朵飘在黄色的大海里。

几个高大的鬼佬在太阳底下一字排开晒日光浴，白色的皮肤反射阳光格外显眼，游人们见怪不怪。小孩子们在浪前嬉戏，大人们把身子埋进潮湿的沙子里，手里的啤酒杯清脆地碰在一起。

我攀上一块杵在海中的巨大礁石，即使在涨潮，海水也不会迸溅到我身上。我张开双臂用力呼喊，声音撞击蓝色的大海，轰隆的潮汐干脆利落地把它带走。

面对海，毕竟与面对上海的东方明珠、凤凰的老街感觉不同。虽然潮水在我脚下的礁石上爆裂开，巨大的声响使沙滩上的游客不得不趴在对方耳朵上说话。但这一刻，我是指海水隆隆作响的这一刻，我的内心无比平静。

我想对 Y 说，我就在这儿，世界的中心在我脚下。

回青旅的路上，月光洒得满地都是。

我该庆幸老板把旅店建在离海不远的地方。下午给我打扫房间的女服务生正在前台为新来的背包客登记。大厅里充足的冷气让我禁不住打了个冷战。正往二层走，背包客一言不发地跟过来，我这才发现这是一个年轻的男孩子，从样貌看年龄甚至比我还小。与他瘦弱身体极不相称的是他的背包，高过他头顶，宽过他肩膀，衬衫被背包拉出褶皱，却依然能看出肩胛骨突兀的形状。

不用说，这是一个常年奔波旅途上的人。

背包客住在我的隔壁。我正准备泡面的时候他敲响我的门。“一起去吃顿饭吧。”亲切如同与多年老友重逢般的笑容。走廊里静悄悄的，他脚上穿的旅馆提供的一次性拖鞋，软绵绵地陷进暗红色的地毯里。

背包客叫 Koko。

我们在青旅对面的露天烧烤摊找了座位坐下。海鲜端上来的时候，一瓶啤酒已喝掉一半。我们迅速熟络，谈天说地并没有出现冷场。Koko 上到高一就不念书了，一个人，一个背包，去过很多地方。他曾经在中越边境迷过路，半夜赶路的司机没有一个愿意为他停车，他在黑夜中步行，终于在黎明到来之前找到旅馆，满脚的泡像是一枚枚光荣的勋章；也曾在夏天坐绿皮火车去过漠河，发现中国的最北端并不比他在南方的家乡凉快多少。甚至一个人去西藏，在高原因为缺氧差点死掉。

“你呢？”他晃着杯中的啤酒，饶有兴致地盯着我。

相比他的生活，我的日子实在乏善可陈。我告诉他我当学生当

了十二年，并且不知道还要继续当多少年，我偶尔写一点东西，算是一个写手，这次来黄岛，顶着父母巨大的压力。

不比他，不比他。

Koko 司空见惯一般笑了一下。我继续喝酒。

时间稍晚一些，烧烤摊旁边的音响开始播放轻柔的 Jazz，一群外国人举着酒杯在我们旁边穿梭。几个高大的白人在酒桌旁围成一圈，说着我听不懂的语言。

海浪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持续轰鸣着。是错觉吧，沸沸扬扬的水汽不知从哪个方向飘来，沾到我的脸上。

Koko 凑近我：“多数鬼佬都是自由主义者，半年工作，半年旅行。”

“和你一样？”

“不，当然不一样。” Koko 伸了一个懒腰，“我每一天都在旅行。”

到黄岛的第二天，台风登陆。

我在睡梦中听到风疯狂地抽打着窗户，窗帘被泄进来的风吹得摇晃起来。我裹在被子里，仿佛随一叶扁舟漂在大海上。

我邀请 Koko 去看烈风肆虐的大海，他竟摆手拒绝了我。“我劝你也不要。你知道吗，虽然我在西藏没死成，可我明白了个道理：你的命不是你的，准确说，是你爸妈的。”他正色道。

父母显然看了天气预报，再三发短信、打电话，语气强硬地不许我在这时去海边。“玩够了就早点回家吧。”电话那头是母亲焦虑的声音，我的心脏漏跳了一拍。